



妙法寺的內內外外

新時代的寺院、道觀，以及其他一些宗教場所，已與往昔大有不同。往昔是「藏」入深山，是所謂化外之人，是所謂「隱世」。但今時今日，早已慢慢地「面向群眾」了，說「慢慢地」也不準確，實際上是千年前已作這樣改變。

為了接近更多更多群眾，必然地要「走出深山」；必然地要與大眾聚在一起，這樣才會更好更有效地開展工作。

妙法寺的發展早就這樣了，特別是我們的開山祖洗塵法師、金山法師，兩位長者打從年輕時已接近群眾。面向群眾，以群眾的利益為依歸。

打從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開始，當我們在元朗、屯門一帶坐車行走時，印象深刻的就是看到一座有兩條龍柱屹立在大門兩側的寺院，這就是妙法寺。也許當年你叫不出「妙法寺」這名字，但你會說：「啊，就是有兩條龍的那一座嗎？」

今天「潮語」說「打卡」，這就是當年的「打卡」熱點了。

今天，我們對寺院建造的要求又強調什麼呢？我看最重要的是環境。接近群眾之同時，還得好好地想想——如何在環境方面令遊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？如何令遊人有旅遊觀賞的感覺？





你進入妙法寺，不但接觸到一個賞心悅目的園林美景，不但可以在佛殿內接觸到一些與宗教有關的布置，特別是結合上一些藝術品。

今天我想說說的，是妙法寺周圍的空間環境。

有天，幾位攝影界朋友來到妙法寺，他們站在蓮花大殿大露台向外觀望，不禁連聲叫好，原來是看到整個屯門美景也！其中一位指着一座遠山說：「這就是青山！你看你看，山勢起伏，這座山像什麼？」

另一位「拍友」心明眼靈，立即回答：「像一位卧佛！」

呀，正是，多年前一位畫友看到這美景，也這麼說了！

——好，今天我們且把這幅站在蓮花大殿露台上拍攝的照片給大家看看，那座青山的形象不就真的像一位卧佛嗎？



再說，建議來妙法寺禮佛的信眾，在蓮花大殿上繞殿慢步行一圈，這裡有指示：順着時針方向行，可以給你帶來身心康泰、如意吉祥！當你行到半途時，會看到一個大輪盤，你用手順時針方向轉上一圈，這是「法輪常轉」。每年的農曆新春期間，有不少善信都會為轉法輪而來。

在繞行蓮花大殿之同時，我們也不妨慢慢地看周遭環境，眼前可看到的是

藍地幾條圍村的面貌，朝元朗、天水圍那方向望去，你也看到香港新界地區的驚人發展，也同時看到通往深圳的高速公路，西鐵、輕鐵就在眼前。還有，你在平日前往的話，也聽到就在隔壁的劉金龍中學的「讀書聲」！

你看，你看，今時今日佛門不就該這樣接近群眾嗎？不就該這樣成為社區的一分子嗎？看妙法寺的裡裡外外，便會有這樣強烈的感受。



佛語（三）

「無所得」

在《大般若經》裡，我們會接觸到「無所得」三字。所謂「無所得」，是真的無所得嗎？是真的什麼也沒有嗎？如果我們平日多接觸佛經，當知道「得」與「無所得」都不會以一般的字面解之，「無」，未必是真無！無，實際上是有。如果你較多接觸國畫的，當知道，所謂「無」實際上就是「有」，其「空白」兩字便是最好說明了，所以有一句曰：「無筆墨處，是最好的筆墨！」國畫裡的「空白」，其實是「空間」，你看到無任何筆墨塗之的空白處，往往就是「水」，或者是悠悠白雲，朗朗晴空。

《摩訶般若經·三慧品》說——

「無所得，即是得，以是得，無所得！」

這段話也堪品味。我們常念的《心經》，更有一句如是說——

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

「心空」

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，也可看到有「無所得」的類似說法——

「無見即是見，能見一切法；於法若有見，此則無所見。」

見與無見，同樣是「得與無所得。」我們把心胸「淨」了，一些雜質篩去，這無所得，無所見，實際上就是有所得有所見。所以，佛經裡，很多時教導我們，引導我們如何去「淨化心空」。這裡用「心空」兩字而不用「心胸」，我想更好地說明一點，——這個「空」字很重要，不是什麼也沒有的「空」，而是「空淨」之空也。

《金剛經》裡說：

「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！」

這也是「淨化心空」。

「分別心」

我們常常有一個問號——什麼叫做「自尋煩惱」？什麼叫做「攞苦來辛」？

其實這字義本身已給了我們答案——「自尋」與「攞來」不就是嗎？

我個人以為，所以有「自尋」與「攞來」，都是因為我們有「分別心」。

《華嚴經》裡說——

「於法無疑惑，永絕諸戲論；不生分別心，是念佛菩提。」

這裡便特別提出「分別心」三個字了。

在《壇經》裡，我們看到惠能對五祖弘忍說：「獼獠身與和尚身雖有分別，但佛性有分別嗎？」

這嚴格地看，這裡也是一個「分別心」的問題。無分別心，則人人平等。

「依止」

一切的法，一切的物事，都是「緣起」。因為有了這因緣而產生這「後果」，從繪畫找個例子來說說吧！所謂「青出於藍」又是怎麼回事呢？是藍色（花青）與黃色（藤黃）混融在一起便會產生「青」色（綠色）。綠色的出現便是由藍與黃的因緣組合。

在《大智度經》裡有這組文字——

「因緣亦空，因緣不定故。譬如父子，父生故名為子，生子故名為父。復次，最後因緣無依止故，如山河樹木眾生之類皆依止地，地依止水，水依止風，風依止虛空，虛空無所依止。若本無所依止，末亦無所依止。」

我們細細咀嚼一下這組說話，很有意思，如果聯繫上那一句「虛空無盡藏」，更好。

等待

攝影，在今天真是快而準，「咔嚓」一聲，立即有靚相可看。

不過，我個人以為，要在攝影上有好收穫，還得有耐心等待。——等待眼前景色的變化。當然，在等待期間不是什麼也不去想，不是守株待兔，而是利用等待的時間好好地思考思考，特別是在今天的攝影器材如此先進發達，我們更應該深入地思考，想想如何利用上佳的器材把畫面拍得更好！——所謂「畫面」，已經不是眼前僅

見的物象，而是通過這物象去表達心中所感想的，是「心象畫」，這才是今天攝影的課題。

請大家看看這裡刊登的兩幅作品，上圖是李志榮拍的，他趣味地把一些拍友「等待」的景象表露出來；下圖是另一拍友——潘甜根拍的，你看，「等待」了整整一個下午，黃昏到了，那份日落魚塘的氣氛多好！你也會在照片中看到，魚塘旁的一群拍友正在忙得不亦樂乎。





「尋找自己」

無論你繪寫山水畫還是花鳥人物，個人以為，重要的是「情趣」。

很不以為然的，是看到一些臨老師的畫，或者跟隨着老師的步伐而繪寫的「作品」。我甚至可以說上一句：這不是「作品」，這是習作。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；說得難聽一點，這是「鸚鵡學舌」而已。

但話又得說回來，這種沿着老師的步伐向前行走的，是一個必需有的學習過程，打好基礎，然後做自然功夫。

我想，我們無論學習什麼，都是這樣的。——最後要做自己的功夫。

這裡刊登一幅拙作是多年前的畫作了，那時候還時常寫花鳥畫，寫色彩畫，都是一個學習過程。今天，以「水墨山水」寄託一切，希望更能「找到自己」。



釋廣欽老和尚一生傳奇多

· 宗 昂 ·

(原刊於一九八六年六月《內明》第一七一期)

西元一九一一年，老和尚二十歲，於泉州晉江城內承天禪寺剃度出家。

老和尚自小不曾受過教育，大字認不得幾個，既不能講經說法，又不善敲打唱唸，經常為人所不恥，自己也覺苦惱。心想，雖然少吃少睡少穿，可是仍然無法上報常住下化眾生；於是，決意植福報恩；每天為大眾盛飯，等大家吃飽，然後將掉落於桌上地下的飯粒收拾起來，也不重新洗過、蒸過，就吃將起來。若有遠來大德高僧，則為倒茶水、送洗臉水、遞毛巾、拖鞋、放洗澡水；或搬磚運瓦、砍柴、煮飯、灑掃、洗廁……，舉凡一切粗活賤役，極力承擔，從無怨言。

老和尚執賤役修福十餘載，後被委派為香燈；每天早起晚睡，負責清理大殿，以香、花、燈、燭供佛，並打板醒眾共修等工作。某次，老和尚睡過頭，慢了五分鐘敲板；心想：六百人同修，每人錯過五分，一共怠慢了三千分；此因果如何承擔得起？遂於大殿門口跪著，一一與大眾師懺悔。老和尚責任心重，罪己甚嚴；自此以後，每天於佛前打坐，不敢怠慢。由於警戒心重，一夜驚醒五、六次；就在驚警戒慎之中，醒醒睡睡之間；老和尚自然而然打下「不倒單」的基礎。

老和尚經此證驗後，決志潛修，為得自在之身，遂於轉塵上人應允與叮嚀下，前往興化受戒。老和尚受戒歸來後，即積極準備入山苦修；轉塵上人知其功夫紮實，龍象初具，遂允其上山獨修。上山時，老和尚只攜帶四套簡單換洗衣物，五百錢米（約十多斤米），即滿懷希望向承天寺後山——清源山，準備作一番活理。

老和尚初上山，身心俱疲，乃放下行囊，於石臺上安坐。由於遠離城市喧嘩，一時身心輕安得未曾有。老和尚於洞中稍事安頓，兩三天清靜無擾，自得其樂。

一天，老和尚與往常一樣在湖洞中坐禪，忽聞一股強烈腥羶，隨風飄入；心裡正覺奇怪，隱約之中，似有一龐然大物入洞來；隨即睜眼瞧瞧，沒想到竟是一隻猛虎。心中大驚，脫口叫出「阿彌陀佛」。這隻猛虎，萬萬也沒料到，此乃森林之王蟄居之所，居然有此「師」吼。心裏沒有準備，猛然之間經此獅吼，竟也落荒奔逃，猛虎於驚魂甫定後，重整旗鼓，挺胸邁步，一步步逼向洞中，並不時悶吼，怒目投向老和尚。

老和尚見猛虎奔出後，稍一收心；自想「若是我過去欠它一命，此世還它一命，自是因果相酬。」又想：「若不是，豈不是因因果果應應報報永無了期嗎？」老和尚心意未定，猛虎已入洞來，慌亂中老和尚脫口而出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虎莫瞋！冤冤相報，終無了期，你是在地的，我是出外人，你這個地方讓與我修行；以後我成就，必當度你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……」猛虎見老和尚念念有詞，不知是懂還是不懂停在那兒沒有進一步的行動；法師只顧一心念佛，靜待奇蹟出現。沒料到猛虎竟然領首稱臣，點了點頭，溫順地向洞外走去。伏在洞口站起衛兵當起護法來了。老和尚見此狀，心想：必是龍天護法庇祐，諸佛菩薩加被，否則難逃虎口。自此，信心大增，志意更為堅定，遂默默許願，此生若不悟道，願終身埋首洞內，永不出頭。

老和尚自降伏猛虎後，與牠朝夕相處，了無畏

懼，虎亦順若家畜，乖巧而畧通人語，後竟率虎妻虎子前來，於老和尚前戲耍，大獻虎舞；又向老和尚頻頻點頭，似有所求；老和尚遂為其授三皈，開示法要。

五六斤的樹薯維持了好幾年的飲食

老和尚雖處人間仙境，了無牽掛；可是，地處荒山，又多草莽，無野果野菜充饑；師所携道糧滴粒不存，而師定境日深，耽溺禪悅不喜遠走。每逢饑腸轆轤，老和尚總低下頭來，看看肚皮，拍它兩下，然後勸慰它說：「咱們商量一下，請你稍微忍耐一陣子，我們再坐一會兒，你不必著急，等我修好，再給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！」就這樣，老和尚又悠遊自在地進入定中，忘却物我，不知今夕是何年何月？

「呱呱！呱呱！」老和尚雖心樂禪悅，可是却苦於身軀不聽使喚，越叫越大聲，尤其是夜深人靜時，聲如雷鳴，再怎麼勸，它也不依你了。就像小孩子吵着要吃糖，一次哄他，兩次哄他，或許還能安撫得來，但是，太多次就不靈了，不是大吵大鬧，就是大哭大叫，不給點吃的，絕對是得不到安寧的。老和尚於百般無奈下，先試著泡茶，把整個五臟六腑灌得滿滿地；可是出定一看，全身由頭到腳皮膚都呈黃褐色。改喝白開水，則全身變得浮腫。一氣之下，橫下心來不吃不動，只管深入定中，看它如何！漸漸地，只剩一層皮包骨。接著，連呼吸都覺得困難；最後，終於一動都不能動。至此，老和尚始覺大事不妙。於

是，運用精神力量推動身體，經過一陣觀想，先是手掌稍有知覺，漸而能動；接著腳趾也漸漸由知覺而後能移動，身體各部門隨著恢復知覺。然而，全身依舊無力，起初勉強可以在地上爬行，依靠洞壁挪足，然後繞着坐椅緩步徑行。休息一陣子，然後拖着疲憊之身出外覓食；老和尚常常因為極力參究，久未進食；等到無法再拖下去，却為覓食走着出去，爬着回來。

一日，正饑得發慌，見遠處有一羣猴子戲耍，只見牠們吃着一粒粒樹子，津津有味，不覺垂涎三尺，肚子更餓得受不了。老和尚一邊看看猴子，收回眼光，又看看自己，不覺莞爾；自忖：當下的我，這副德性，與樹上的猴子又有甚麼差別呢？牠能吃的，為什麼我不能吃呢？於是，信手由地下檢拾「樹子」吃將起來。猴羣見有人加入牠們行列，頓覺訝異，彼此交頭接耳，鼓噪起來。過一陣子，見老和尚手上已無樹子，竟紛紛由樹上丟下新鮮樹子。老和尚食樹子後，竟自覺目光炯炯，精神煥發。自此，這羣猴護法，竟也深諳人情世故，經常摘取樹子、水果送到洞口供養老和尚。

後來，在偶然的機遇下，老和尚從地下掘出一大塊「樹薯」，重五、六斤，如獲至寶，珍惜非常；每次，老和尚只切下一塊細嚼，剩下的又埋藏土中；把肚子騙飽了，馬上鑽入定中。下次出定，再挖它一塊；就這樣挖挖吃吃，五、六斤樹薯，居然維持好幾年的飲食無缺。據老和尚自說：挖下一塊，剩下的部

懷舊——人力車

你今天即使是「年過半百」，也未必坐過這類「人力車」的，它可是百多年前香港的主要交通工具。那年代，不要說香港，很多地方的交通都是所謂「落後」的，這是時代發展。

到了今天，這些人力車連作為「旅遊一景」的試坐也沒有了。那天在西灣河的「懷舊小輪」碼頭內，看到這樣一輛「人力車」的陳列供觀賞，那真有意思，這是真真正正的一個「懷舊碼頭」。



份再埋進土裏，缺口部份，過一段日子又長出小小的樹薯，因此，雖然只有五、六斤重，竟也生生不息，幫我很大的忙。由於久住山中，野食漸成自然，遂斷人間火食，成了一個十足的自然人。

入定長達數月，古來大德亦屬少有

某日，老和尚正在洞中參禪，忽聞後山傳來驚叫聲，老和尚急忙出外探個究竟，只見三五柴夫，站在後山指着山下猛虎嚷嚷；老和尚招呼他們，不必害怕，下來沒關係。可是誰也不敢下來，也不再喧嘩，大家以驚訝的眼光看着老和尚，老和尚才恍然，忽又莞爾；我不怕，怎教他們也不怕呢？遂轉過來對老虎說：「你們看看，你們前世造孽，瞋心太重，生得這副凶面孔，人見人怕。去！去！」經他這麼一說，幾隻老虎識意的跑開了。柴夫們，為趕市集，個個急急忙忙下山；也將他們所見所聞，隨着柴夫傳遍了整個泉州城，「伏虎師」號，不脛自走。

自此，柴夫們經過，總會留意他的行踪，偶或遙見，也會打個招呼。可是，有一陣子，柴夫們因不見老和尚影，議論紛紛。某位柴夫好奇，遂攀巖附枝上山，前往洞中探視，只見老和尚閉目靜坐，狀甚安然，不敢打擾，悄悄地離開了。過些時日，又不見老和尚行踪，再拐進去瞧瞧，老和尚依然故我，這樣幾次後，心中不免懷疑；於是跑去承天禪寺，稟告轉塵上人，轉公告以「入定」。柴夫似知不知，也就不以為奇。可是日子一久，這群柴夫也就甚覺納悶。雖

說他們是鄉野無識，可是，誰能相信，人可以不吃不動，坐這麼久？於是入山洞中，試與老和尚呼叫，老和尚無言以對，摸摸鼻孔，也沒有呼吸進出，他們料定老和尚是必死無疑。於是又往承天禪寺通報，意謂：人死入土為安，應早料理，不可任棄荒郊。

經久通報，時逾百二十日，轉公亦自覺不對，可是又不敢遽爾斷定。於是，一方面請人上山準備柴火，為師火化。另一方面，速與弘一大師送信去，請他老來鑒定生死。當時，弘一大師正在福建永春弘法，獲函，即託人來訊阻止，千萬不可魯莽從事，候其來視再作決定。

弘一大師前來承天禪寺後，遂與轉塵上人領數人上山；弘公在洞中左觀右審，表情肅然而讚歎道：「此種定境，古來大德亦屬少有。」遂在老和尚前，輕輕彈指三下，眾人隨着轉公一齊步出洞外，朝後山碧霄巖漫步而去。大家來到碧霄巖，茶未泡開，師已出定，上山來與弘一大師、轉塵上人、宏仁諸師頂禮請安。

弘一大師謙謹，不肯以長輩自居，亦與老和尚相互回禮。老和尚言：「大師至此，不知有何訓戒？」弘公言：「不敢！不敢！打擾清修，罪過！罪過！」相互寒暄幾句，弘公見事情已有個了結。遂與老和尚言：「這裡沒有事，你還是請回罷！」差一點付之一炬的生命，舉世震驚的大定，就這麼簡單幾句就帶過了。

老和尚自從此番大定後，一路快馬加鞭，極力參究，及至證悟，前後穴居共歷十三個寒暑。

喜慶洋洋

到售賣「文房四寶」的友生昌走走看，一推開門，見到一桌子都是紅彤彤的「揮春紙」，又立即想起：一年一度，農曆新年快到了。

每屆農曆新年，人們總喜歡貼貼對聯揮春，紅艷艷的，很能增加新春氣氛。能夠藉此機會寫寫毛筆字也很有意思呀！因此，那些平日售賣「文房四寶」的地方，春節前一兩個月也顯得喜慶洋洋的，很有生趣。



老和尚悟道後，常自思惟，若不下山度眾，就如洞穴為石頭所塞，無法進出；洞裏再有怎麼了不得的東西，也無法與世人同享，最多不過自給自足，作個自了漢罷了。如此，不但辜負佛恩，亦有違初願。於是，毅然決然，搬開心中這塊大石，信步邁向苦海眾生，為作慈航明燈。此時正是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那年。而老和尚已五十五歲矣！

民國三十五年，一九四六年，端午節後，福建永春林氏至承天禪寺一遊，與老和尚有緣；老和尚告之曰：「你到台灣教書，務要與我來信，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，已是僧俗不分。我與台灣有緣，將渡臺興建道場，度化眾生。」林氏當即應允，且與老和尚相處旬日，洽談甚歡，並皈依座下，發心終身護持。

林覺非居士抵台後，即常與老和尚連絡；民國三十六年夏，老和尚遂在林氏安排下，由廈門乘英輪渡台。

「我每天吃飯、睡覺、還有散步！」

大概是民國六十七年，聽說老和尚法體違和，有意撒手西歸，寺裏大眾非常難過，特地請名醫上山為老和尚把脈，老和尚不願勞師動眾；經不起寺眾一再懇求，勉強答應讓醫生診斷。醫生畢恭畢敬的把脈後，說老和尚脈搏與常人迥然不同，可是却查不出什麼病。老和尚笑着，指着在地下胡跪的徒眾，向醫生說：「他們都有病，順便給他們看看！」

大家懷着沉重不安的心情，正在齋堂用餐；沒多久，一位比丘尼很興奮的跑了進來，在懺雲面前迫不及待的說：「懺公慈悲，老和尚答應不走了；還得請懺公來打佛七，不過老和尚說最好打阿彌陀七。」大家聽到這些話，都高興的開朗起來，管它藥師七、彌陀七，只要老和尚想留，打什麼佛七都可以；大家頓時胃口大開，一掃方才鬱鬱不安的心緒；有的等不及，上樓去看老和尚，只見他老人家優游自在地在室外散步，沒有一點痛苦不安之態，實在令人費思！

老和尚是禪淨雙修的苦行頭陀，以其一身示佛典範；除雨天外，夜露坐，數十年如一日；破曉時，只見滿山林木草叢上，皆露珠晶瑩亮麗，唯獨師坐處，約數尺直徑周圍全乾。由於老和尚慈悲方便，加上定慧禪功莫測，每日來山訪問者日眾。有虔誠皈依，求他開示法要者；有好奇湊熱鬧者；有自視非凡來比試禪定功夫者，各式各樣的人物皆有，而老和尚以不識字老人，對答應付自如，佛法之不可思議，誠不謬也。有幾個小故事：

某日有某教授，自認禪定功高，一大早撞進老和尚禪堂，一語不道，自個兒坐將下來；老和尚亦默默無言以對，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，這位教授開口了：「老和尚！你看我是第幾禪？」老和尚言：「我看不出來。」對曰：「聽說你禪定功夫很高，我已到了第四禪，你怎麼看不出來？」老和尚說：「我三餐吃飽沒事幹。」然後隨手拿一團衛生紙，嘴巴動幾

生機

過去幾年疫情襲港，幾百萬港人也祇好默默地沉着氣應付了。今年，總算疫情已過，雖然仍不能鬆口氣的，但我們從市面上所見，也看到大家正在不遺餘力地希望把社會經濟弄好。這個「聖誕假期」也「活」起來了，燈飾與環境布置都花上心思。你看太古廣場這棵「聖誕樹」，肯定成了我們的「打卡熱點」。

能把社會弄得生機處處便好，不在乎是什麼節日的。是吧？



下子，轉過頭來問：「衛生紙在跟我講話，你聽到沒有？」教授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，默然而退。

某師來訪，與老和尚言：「我在國外時，每次遇到地震、颱風，經過我作法以後，地震、颱風都消失了。」老和尚對言：「我什麼都沒有。」

二次來訪，某師又說：「老和尚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。」老和尚答說：「我每天吃飯、睡覺、還散步。」

禪定功夫是自然的，沒有個我在作什麼，不執有也不滯空。人言我「有」什麼功夫，老和尚即對以「無」。人執「無」，則又以「有」對之。某師要走，向老和尚說：「請老和尚到國外來普照普照！」老和尚諾曰：「你到我就到！」某師以為老和尚要大顯神通，遂整裝回僑居地，不見老和尚到來，心裡覺得納悶。再次拜訪老和尚時，即詢以：「老和尚不是說我到你就到嗎？怎許久不見你老人家到來？」老和尚笑曰：「你來我這裡，我怎麼對待你，怎麼言說，你

不是很清楚嗎？你回去把到這裏我所說的說給他們聽，不是你到我就到了嗎？」某師乃恍然大悟，默默無語。

某日，某清修法師來訪，對老和尚言：「我修某某三昧數十年，今來臺覓地修行，請老和尚開示。」老和尚對曰：「你修某某三昧數十年，應該由你與我開示，我沒修過什麼三昧無法與你言說。」某法師又言：「我想閉關，大約要幾十坪地，外面弄個小花園，你老看如何？」老和尚對曰：「我們閉關，到底是心要閉關，還是身要閉關？若是心要閉關，我們這個四大假合之身，已經夠大了；若是身要享受，五大也不夠。閉關是關六根，修心不是入地獄。」

老和尚與人對談，從不假思索，直言以對，沒有人情可攀，沒有面子可護，完全是直心道場。

——轉載海潮音六七年三期

妙法寺甲辰年（2024／2025）法會

農 曆	西 曆	法 會
正 月 初一日	2月 10日 上午九時	新年如意 普佛祈福 禮樂師寶懺
正 月 十 五 日	2月 24日	供三寶諸天 禮大悲懺 大蒙山施食
二 月 廿一至廿三日	3月 30日 至 4月 1日	清明思親法會
四 月 初一至初七日	5月 8日 至 14日	釋迦佛七法會
四 月 初 八 日	5月 15日	釋迦佛誕 浴佛盛典
七 月 初九至十四日	8月 12日 至 17日	孟蘭法會
七 月 十 五 日	8月 18日	孟蘭盆大供
九 月 初四至初六日	10月 6日 至 8日	重陽思親法會
十 月 初一至初七日	11月 1日 至 7日	阿彌陀佛七法會
十二月 十 五 日	1月 14日	供三寶諸天 禮大悲懺 大蒙山施食

2024年3月17日至2025年1月12日 每星期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半共修〔上列法會期間放香。倘有更改，共修時公布，不另通知。〕

地址：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☎24618567 ☎83431701 ✉office@mfbm.hk <https://www.mfbm.hk>

原來是一身

看南懷瑾著述的《禪話》，他轉敘了一輯《笑禪錄》。儘管其中一些篇章大家可能在其他書刊上看過，不過有個別內容還是值得回味。這裡且轉述三則讓大家看看——

有一秀才在鄉間想借宿一宵，女戶主說：「我家今天剛好沒人呀！」

秀才說：「有你！」

女戶主：「沒有男人呀！」

秀才說：「有我！」

頌曰：舍內分明有個人，無端答應自相親；

扣門借宿非他也，爾我原來是一身。

所謂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自古道德觀已如是說，也因於社會上的種種閒言閒語也。不過，頌詞的最後一句「爾我原來是一身」，確可以讓我們多想一想。

一場夢

有個呆子晚上發了一場夢，夢見自己拾得一匹白布，於是急忙拿去給染布房漂染。染匠曰：「好呀。你把那白布拿給我吧！」

「噢！」這時候呆子才發覺，原來祇是自己昨晚發了一場夢。

頌曰：

這個人痴不當痴，有人夢布便縫衣；

更嗔布惡思羅綺，問是夢麼答曰非。

看了這一則，你會不會發出一點會心微笑？——我們往往都遇上：以為好事一桩，後來才發現，這不過是自己的「想當然」，是一場夢而已，說不定還是「白日夢」呢！所謂「白日夢」，即是不屬睡中有夢，而是眼光光地在痴想、傻想而已。

偶然發發「白日夢」也不算什麼，怕祇怕經常發「白日夢」，弄得自己「不知所措」。

想到了！

《笑禪錄》裡有這樣一則故事——禪師教了一位學修禪者打坐，要閉目、要靜心，這才能有收獲。

這位學禪坐者照教導做了，在靜坐過程中他忽然想起某人借了他一斗麥未還！

「嘩，果然不錯！」他叫醒睡中的妻子：「禪師教我打坐真好，要不是這樣閉目靜心去想，可能記不起有人欠我一斗麥未還，差點兒被騙啦！」

頌曰：

兀坐靜思陳麥帳，何曾討得自如如，
若知諸相原非相，應物如同井轆轤。

禪修裡的打坐，是指引我們靜心，把心內的一些雜念好好地過濾開去，不作雜想。

像這位學坐禪者這樣去「想問題」，你以為如何？

鯉魚門二百年歷史



圖 1.

坐「懷舊小輪」從西灣河到官塘，十三分鐘航程時間，很方便。如果你「偷得浮生半日閒」不妨坐坐，那是半小時一班，很密；此外，如果你是純粹旅遊，走走看看香港的，我建議你坐從西灣河到鯉魚門。也是這個碼頭的，航程亦短。十分值得一遊的，是到鯉魚門走走。

這地方是一百年來都「出名」的，一百年前有文人雅士寫香港十大風景，已把鯉魚門的漁火點點列上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如果你看「鯉躍晨光」，也很可觀。太陽從東方升起，在鯉魚門望過去，海上紅光閃閃，水天一色，美呀！

回說這座「懷舊小輪」的西灣河小碼頭，內裡在牆壁上有特色地介紹鯉魚門風貌，特別是談到那天后古廟的歷史，——真係唔講你唔知！

這座二百年的小小天后古廟，是誰興建的？一九五三年發現一個石碑，碑文顯示，建造這座天后廟是鄭連昌。



圖 2.

鄭連昌者誰？原來是當年(明代)橫行海上的，真正稱得上是「汪洋大盜」的海盜首領，其子鄭一，即是張保仔養父。鄭一後來也是大海盜，有船幾百艘，他死後，其妻——鄭一嫂，便與張保仔「合」在一起。兩人一生也是「汪洋大盜」。

張保仔事跡很多人都曉得了，可想不到鯉魚門的天后古廟就與他們有這樣的關係。由大海盜建天后廟，一來是為了「保護」他們的海上「事跡」，同時也可以說是為了一些漁民作業的，他們都是從漁民走上做海盜的合烏之眾，主要是打劫來往商船。港島「西營盤」這地方名，也是因張保仔他們而來的，張保仔在港島西邊紮營，那就稱為「西營盤」了。

鯉魚門這個守住香港東邊的港口，十分險要，是軍事要點。這裡還有一個古蹟值得「憑弔」，那是「魔鬼山」。同樣是明代鄭連昌的「根據地」，後築起碉堡。

這魔鬼山由於地勢險要，在一九四一年日軍入侵香港時，英軍也在這裡據守，但兵力弱，沒多久便撤離往港島了。這裡的碉堡，到了今天當然荒廢下來，祇讓一些行山人士或旅遊人士憑弔一下而已。緬懷歷史，也值得一遊。

我還想告訴你，如果你遊鯉魚門，除了看上述

一些歷史事跡，以及遊一遊「海鮮街」之外，有一個地方最好入內看看，那是原本的「海濱學校」，前身是一九二〇年的一家私塾，後改名「啟蒙學校」；一九三六年正式註冊為「鯉魚門學校」；戰後便改名為「海濱學校」。地處偏僻，至二〇〇八年結束。我說今天此校「值得一看」，是它在二〇一〇年活化為藝術及文化中心，亦即是「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」，館雖需不大，但內容豐富，除了可看到鯉魚門歷史外，還看到百年前這裡的打石場概況，既有珍貴的歷史照片，也有打石的實物工具，值得一看，不宜錯過。

圖片說明：

1. 這就是天后古廟，廟不大，已有兩百年歷史。(你可想不到，此廟原來是由海盜興建的。)
2. 你看這幅坐在「懷舊小輪」拍開去的鯉魚門港口。那真是一個可以海上守險的地方，也是一個可「鎮懾」的地方，難怪在這裡建造一座天后廟。
3. 「魔鬼山」有過抗日的光輝歷史，現在是荒廢了。但作為「歷史憑弔」，實在可以看看。
4. 在西灣河這個小小碼頭內，牆壁上有這樣的圖文介紹，效果真不錯。搞公共事務就該像這樣的花一點心思。



圖 3.



圖 4.



丈夫

夫，作何解？今天我們都會說：「還不簡單嗎，結了婚的男子便是夫！」

是的，今天是這樣說，但古時不是。在古代，凡是到了弱冠之年，——成年的男子便稱之為「夫」，而且很多時還是指一些靠勞動力找生活的男子，如漁夫、農夫，打柴的稱為樵夫。提到一個「夫」字，很自然地又聯想到「丈」字，「丈夫」兩字，當然指的是結了婚的男士，而且是他的女人如是說，譬如說：「我的丈夫！」或者「她的丈夫！」

一些「生活笑話」也拿「丈夫」來開玩笑了：「你不要把你的丈夫管得太緊，一丈之內是你夫，一丈之外便不是了！」

雖是「笑話」，但笑中有「淚」——有些女子把丈夫管得太緊，教人吃不消。

我們都知道，一般計算，是十尺為一丈，但在較古遠的年代，八寸為一尺，八尺為一丈。因此，我們便稱一個男子為「丈夫」。「丈夫」，是今天的五尺多些吧！說：「大丈夫」，實際上是兩個意思，一是指對方令人敬仰，另一是指他的高度。——大抵，今天身高六呎，而又身材魁梧的話，我們便視之為「大丈夫」。

花樣年華

男子到了弱冠之年便可稱為「夫」，則弱冠又是什麼年歲？——二十歲是長大成人了，要束起頭髮，長長的頭髮束起之後用簪攏上然後戴上一個冠，這便稱為「弱冠」。

女子的年歲說法則花樣較多，女子二十四歲，稱為「花信之年」；十三、十四歲的，稱為「豆蔻之年」；十五歲，是「及笄之年」。我們經常稱一些少女，是「二八佳麗」，二八者，十六歲也。

說了一大堆妙齡女子，不妨再看看老人家——

六十歲稱花甲，七十歲是古稀，八十歲則是「耄壽」，九十以上稱「耄壽」。如果年逾一百，巴閉囉，稱為「頤壽」。